

195200

鳳凰廳志

鳳凰

鳳凰
應志

鳳凰廳志卷之十一

苗防志

苗雖異族亦負性情地極蠻陬亦通聲教特其習較
悍而其類多殘撫之太寬則玩威褻惠而易生其侮
慢之心操之太促則奮臂張牙而遂思爲焚攻之計
一夫唱亂羣洞肆應前明以來叛服不常夥猺結獠
屢爲邊患我

朝定鼎以來德化涵濡久已內附乾隆乙卯苗復逞逆
豕突鴟張南國騷擾旋以畏威懷德帖服輸誠今且

自懲惡俗能識文字寢寢乎化鄙陋而衣服矣此誠
千古未有之盛而撫綏安輯之道正不可一日稍弛
也作黃防志

黃蠻辨

敬修書
院山長 孫均銓 辰谿進士

苗亦蠻也然苗實與蠻異苗可以概苗而言苗不
可以概蠻蓋苗之為言始於有虞而苗之復禍再
熾於有明開嘗考之書稱有苗昏迷不恭呂刑云苗
作五虐之刑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杜註

云卽三苗 觀北地使蠻夷傳及桂海虞衡志謂蠻
為槃 則苗非蠻可知况槃瓠之

尤屬荒誕路
史辨之甚詳

其頑殘之狀確與今苗無異至其地蔡

傳謂在荆揚之間戰國策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
蠡汶水在其北衡山在其南則當日三苗所據勢甚
濶遠其爲強橫可知故舜攝位時竄之而禹受命時
復征之其時爲生民患者在苗不在蠻自周以後蠻
強而苗弱苗漸爲蠻所併故其時爲中國患者在蠻
不在苗又嘗稽之周宣王時蠻荆背叛魯文公時羣
蠻叛楚秦昭王時白起伐楚畧定諸蠻在漢以後尤
多蠻患建武中馬援宋均之相繼征討延熹中馮鯤

陳奉之相繼招降宋齊之間蠻酋各受封爵後魏之
末蠻酋僭稱侯王隋則置辰州以處之唐則置巫錦
溪富叙五州以分隸之其時蠻中大姓則有彭氏舒
氏向氏冉氏田氏各有分土中環五種土酋有石隴
吳麻等姓

今苗姓有此
疑卽是苗

亦附於蠻蠻之強可知已

故後晉之代彭志愨蠻酋也以溪州刺史而抗命大
宋之初秦再雄蠻酋也擢辰州刺史而拜恩自是以
後漸相歸附迨至神宗時辰州布衣張翹上言言諸
蠻薦飢羣思歸化於是天子遣草惇爲湖北察訪使

經制諸蠻以石鑑爲湖北鈐轄兼知辰州遂置羈縻
州三十六而蠻酋田氏舒氏向氏蘇氏楊氏相繼納
土富州向永晤亦獻先朝所賜劍印率其黨來歸寧
宗嘉泰三年又從趙彥勵言擇土豪立爲酋長以鎮
撫諸蠻於是置湖南溪峒總領所謂以蠻制蠻誠安
邊之上策也由是以至於元蠻酋皆受朝命或爲宣
慰使或爲安撫使或爲長官司不惟蠻足以制蠻而
且蠻亦相助討蠻如萬戶田榮祖之一征泊崖洞田
萬頃再滅明溪賊魯萬丑是也又由是以至於明羣

蠻先後迎降或進馬謝恩或獻木受賞或從征立功
不惟蠻足以馭蠻而且蠻亦相助攻苗如宣慰彭世
英之以征苗進階彭世騏之以平苗受勅是也蓋自
是蠻之黨漸解苗之禍復萌蠻之勢寢衰而苗之害
遂自此熾矣故自明以前所患者在蠻不在苗自明
以後所患者在苗不在蠻蠻猶有上下之分而苗則
無所統紀蠻猶知貢覲之義而苗則習於凶頑苗之
非蠻固有較然異類者鳳凰廳爲古渭陽地係苗疆
咽喉而今欲以歷代之蠻卽指爲今日之苗且欲以

各崗之蠻定之爲三廳之苗亦已謬矣又況我

朝受命以來萬國輸誠四夷歸化雍正五年各土司俱
皆納土永息蠻氛今且苗人亦凜尊親回面內嚮有
不欲自甘擯棄者余故於明代以前凡諸史所紀蠻
變皆畧而不錄以見苗之與蠻不可以一概論而今
日之苗與昔日之苗又不可以一概論也嗚呼不此
之辨而輯千百年諸蠻夷傳以作苗志其亦多所牴
牾哉

苗地屯糧議

清軍帶

管兵道 王士琦

前明

鎮筓營哨相距各數十里土城之內尙有房屋出城則崇山峻嶺一望蒼莽絕無人跡然各哨土地膏腴溪崗之水足資灌溉宜令各哨之民不論土著流寓悉聽籍名照州縣保甲之法一甲五戶一戶若干丁聯爲鄉兵任其於無主之地自議開墾各分疆界規結茅廬十年以內雖有豐收免科糧稅每歲終哨官以鄉丁某墾田若干畝申撫夷官爲稽覈以杜爭冒撫夷官仍每歲於哨官中擇其善能勸相開墾最多者詳請優獎以示激勸久之阡陌旣富則廬舍櫛比

卽以此民抽選訓練平居互相守望有警協爲防守
則屯卒募兵之道均得矣

備邊考

舊志分守湖北帶管辰沅兵備道蔡復一議築邊牆
於苗邊地方渡頭坑毛都塘兩頭羊紅巖井毛谷屯
大田泡水等處一帶起工築牆沿溪石壁水城天塹
生成界限民村田糧得入腹內時府縣官辭難就易
將民村莊地方蘆塘都溶龍井強虎等處額糧田地
築在牆外被苗侵佔其後保靖都司周履督工上自

黃會營起下至鎮溪所止灣環曲折繞水跨山三百餘里別建邊牆一重高八尺下起腳五尺上收頂三尺添設遊兵頭目一名巡牆隊長一名製立循環二籌限定時刻頭目帶哨兵三十名更迭傳籌不分晝夜填明時刻依牆巡至前哨交明回哨其巡牆隊長每遇朔望上哨自黃會營起下哨至靖江營止稽察坍塌滲漏至天啟年間辰沅兵備道副使胡一鴻委遊擊鄧祖禹自鎮溪所起至喜鵲營止復添築邊牆六十餘里

邊防議

分守 游震得 前明 婺源

蒙諭使議苗事此誠邊防之要也凡苗寨前後左右
直計之僅百有餘里宣德八年大經草薶存不滿百
於時楚設烏巢關黔設龍勢關正德八年楚設鎮筵
守備并湄亮營鴉拉關黔設銅仁守備並亞寨關地
架關俱皆逼近苗寨彈壓得宜嘉靖三十一年復設
小坡銅信水田等哨去鴉拉二十餘里洞口篁子坪
等哨去湄亮五十餘里中間荒棄五寨故土延亘亦
計五十餘里去苗愈遠設備愈多形勢愈分而費兵

愈衆不惟殺伐之威未伸亦於防守之計未審也今
欲修設舊關控扼要害地廣人稀事勢不易惟招撫
流亡使黃臘等寨都溶等堡箠子洞口永安等哨生
聚繁盛氣完勢重然後責令土司進逼鴉拉湄亮或
於池河畫疆設守則一十三哨之兵可以漸省湖北
之民可更生矣更有慮者邇來東海征倭動調永保
容美並大刺鎮溪諸土兵涉境三千餘里以舟楫言
之始則官爲捕送繼則兵自搶掠拘繫連月勞苦彌
年商賈爲之不通舟人因之喪業其困一也以供億

言之土官目把名色衆多廩糧犒給應付無藝公儲
旣空民力並竭其困二也況又分兵陸行騎坐馬匹
數百爲羣臙壯則騎佔不還瘦弱則倒死相繼其困
三也寄宿民居拆屋爲薪毀廩求食甚至捲擄人畜
姦辱婦女此則水陸之所同苦其困四也且土兵以
調發爲重驕盈之氣日生楚人以調發爲苦疑畏之
心目甚惟思轉徙以冀倖免若復再聞調發必將瓦
解流移設有好宥乘機嘯聚烏可無慮至瀘溪蠻兵
通上下五都共止編戶二里老弱生齒數才二千選

其強壯不過十得二三又皆山野頑民其號爲長技者捕獵小能耳非若軍衛之兵教練有素統屬有主若必調取縱之遠行飽則聚而爲民飢則散而爲盜誠恐赴敵未有可冀之功而地方先有難勝之害伏乞渙發德音示無再調則民安無擾而隱患可彌矣

讀史方輿紀要

遊擊

顧祖禹

前明

鎮筸銅平麻陽蠟耳諸山爲苗蠻巢穴周迴千數百里視諸溪峒獨稱險阻往往乘晦暮爲亂嘉靖初山曾隴求兒叛稱苗王南結貴州土獠西誘西陽諸蠻

連亘各寨流毒三省命臺臣萬鏗進討尋攻克之鏗
上言此蠻自宣德七年皆嘗用大兵攻剿臣博訪各
賊巢穴如蠟耳等峒接連三省當其險絕之處晦冥
之時一夫扼守百夫莫前冒險倖功非良策也因已
剿之威行撫綏之惠雖經平定然苗蠻易動難靜不
可不廣施方畧以杜後患鏗又嘗與朝士書曰苗賊
巢穴接連湖廣四川獍狴所居人跡罕至懸崖鳥道
莫可躋攀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曲徑在在皆
然非側背僂肩莫入也賊從內視外則明兵從外視